

文學的領域很廣 想寫的東西太多

人物

【記者曹瑜捷專訪】他很年輕，今年未滿三十歲，但是他得獎的紀錄，卻比許多同他年紀的人來得多；他是多變的雙子座，滿腦子創新的想法，套一句他常說的：「靈感常在一瞬間消失，留住它的方法，即是記錄它。」他是徐國能，師大國文博士班畢業，現為本校中文系助理教授，去年以「毒」獲得聯合報文學獎散文首獎，一時之間聲名大噪。

對徐國能而言投稿是一種癮，得獎只不過是一種過程。他所得過的獎項還有：中央日報文學獎新詩第三名、臺北市文學獎新詩評審獎、花蓮文學獎新詩佳作、臺北市公車詩文古詩新詩入選、臺北市文學獎散文、時報文學獎散文第二名、教育部文學獎散文第二名、臺灣省文學獎散文佳作、全國學生文學獎散文、文建會全國大專文學獎散文首獎。徐國能說：「獎項對我來說是文學中的冰山一角，文學的領域很廣，想寫的東西太多，所以得獎讓我覺得很有參與感。」

目前在中文系授課的徐國能常以自身的例子鼓勵學生多寫文章、多投稿，畢竟好文章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。徐國能認為文學表現手法雖然不同，但它內在表現方式卻是一致的，把感情投入文章之內，不要太過矯情及掌握住綱要，創作不是一件難事。身為一位文字創作者，他也有自己欣賞的作家：「我滿喜歡董橋的文章，因為他的文字駕馭能力很好，且很博學；白先勇他把現代主義表現得很極致，而在《台北人》一書中，把人物刻劃得很傳神，令人佩服不已！」

除了熱愛創作，古典詩詞是徐國能的另一個最愛，他並擔任本校「驚聲詩社」的指導老師，帶領同學們暢遊於古詩的世界裡。就讀師大博士班時主修的即是詩詞，他的博士論文是「歷代杜詩學詩法論研究」，對於杜甫和王維非常喜愛，徐國能認為他們二人將藝術和個人觀感，找到適合自己的形式發揮出來。古詩的篇幅很短，但表達出來的意涵卻是無限的，對古典詩詞他是迷戀的：「不論是詞、絕句或律詩，詩人們濃縮情感，含蓄的表達出自己心中的想法，這種文字的組合在我心中很美。」就讀博士班時的指導教授陳文華，現擔任本校中文系專任教授，他眼中的徐國能是這樣的一個

人：「對杜詩的研究很深入，非常有潛力研究詩學；創作能力不論是現代散文或是古典詩詞，都寫得很好！他是位很有資質的學生，在教學上，我相信他也會是位很不錯的老師。」。

在斯文的外表底下，徐國能對於新的事物很敢嘗試，他總是帶著好奇心去看周邊的世界；他認為學習古典詩詞的人不一定思想是硬梆梆的，徐國能提及在師大向陳文華老師學習的那段時間：「老師常教我們學習詩詞要多點想像的空間，不能用太過刻板的想法去解讀一篇作品，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影響。」創作是需要靈感的，他的靈感往往在一剎那間出現，但有時也會如難產一般，沒有辦法提筆寫作，在遇到創作瓶頸時，新的事物帶給他不同的刺激，他認為：「創作散文及古詩都是需要醞釀的，但古詩的文字很精簡，字字都要斟酌，組合中的句子都要有涵意，情感是很間接的表達，想像的空間會較多；但散文就不同了，往往一篇文章中，除了要切題外，還要有言外之意，但文字卻可以有很大的發揮地方。」

在中文系進學班教詩選及歷代文選的他，由於學生們無法一下子即進入古詩的世界，他選擇用較活潑的教學方法讓他們能接受：「上課前和學生聊聊他們的想法，再進入主題即可以很容易進入狀況。」對於流行新資訊他也很感興趣，在生活中他是不能忍受「無趣」的，於是他把家裡佈置得很有趣，比如說他和妻子不常看電視，便把這個龐然大物佈置得像個巨大的盒子，「因為這個樣子就不會感受它的存在啦！」他幽默的說。

喜歡看電影的他，認為要會文學創作就得學會欣賞電影：「電影是文學表現的一環，劇本及導演都是靈魂所在；在電影中找尋創作的題材，也是另一種新鮮的嘗試。」得獎對徐國能而言有如家常便飯，但他卻認為得獎只不過是一種運氣，因為他認為只要勇於創作的人，就會有人欣賞他的作品。在他的腦子裡永遠都有著寫不完的文字，他認為文字是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歷練的，散文如是古典詩詞亦是。文學的領域很寬闊，徐國能在這裡找到他的心靈寄託，沒有選擇華麗的文句筆耕，有的只是他對文學的熱忱及投入的心。

